



不屈的人們

戈爾巴托夫著

不同的人生

〔苏联〕戈尔巴恰夫著

水达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
НЕПОКОРЕННЫЕ

根據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: “ВОЕННЫЕ ГОДЫ”
 (“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”, МОСКВА, 1954) 譯出。

內容說明

苏联偉大衛國戰爭初期，紅軍向東方退走，德國法西斯強盜在頓巴斯的一個區裏建立了殘酷的血腥統治。但是苏联人民沒有屈服，共產黨英勇地領導着反对侵略者的鬥爭。本書通过一個老工人達拉斯的家庭，寫出了苏联被佔領區人民的艰苦生活、他們对社会主义祖國的無比忠誠和对敌人寧死不屈的意志，而最主要的是寫出了他們怎樣受到嚴峻的生活考驗，逐漸走上積極鬥爭的道路。

本書是苏联衛國戰爭時期最成功的小說之一，曾獲得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斯大林獎金。中譯文初版於一九四五年，这次的譯文由譯者校訂过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電號427 字數135,000 開本850×1168 1/32 印張5 15/16 插頁2

194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2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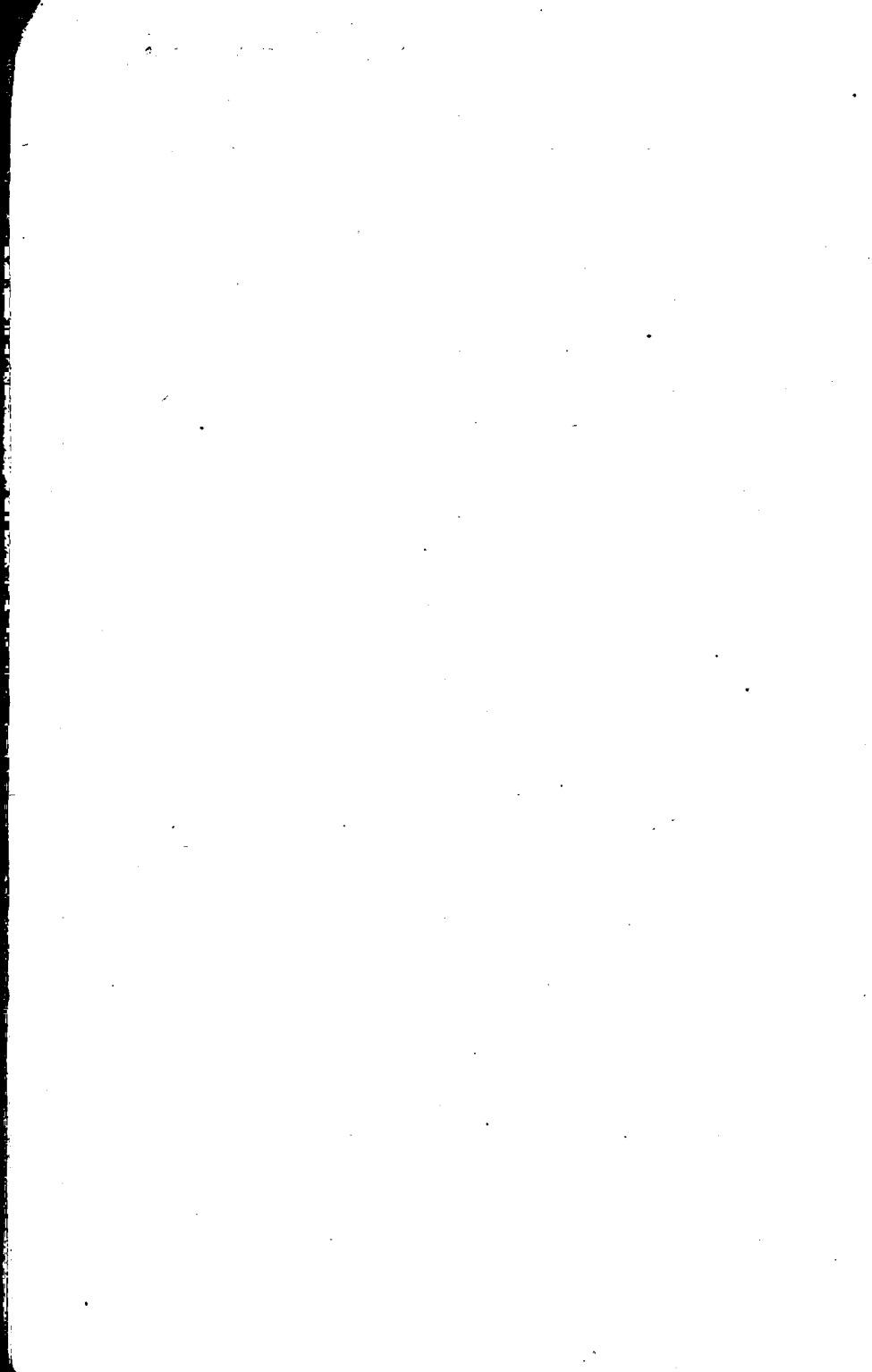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(6) 0.60元



Бор. Козлов.

第一部





1

全是往东去，全是往东去……哪怕有一輛往西去的車子也好！

輜重車、裝着乾草和空彈藥箱的馬車、雙輪衛生車、載着方方正正的小房子似的無線電台的车子不斷開過去；精疲力尽的馬沉重地跨着步子；滿身是灰色塵土的兵士們扶着砲架，吃力地拖着腿，——全是往东，全是往东，經過尖頂墓，到克拉斯諾頓，到卡緬斯克，渡過北頓聶茨河……過去了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彷彿他們是被灰色的、兇狠的塵土吞吃掉似的。

四周的一切都籠罩着驚惶，充滿着叫喊聲、呻吟聲、車輪的吱吱聲、鉄器的軋軋聲、沙啞的咒罵聲、傷員的号泣聲和孩子的啼哭聲，似乎，路本身也被車輪壓得吱吱地响着和呻吟着，在山坡間驚駭地东奔西竄着……

在一九四二年七月的这一天，在尖頂墓，祇有一個人外表上是鎮靜的——那就是達拉斯·雅成柯老头。他重重地挂着手杖站着，用痛苦的、呆定定的目光望着周圍發生的一切。他整天沒有說過一句話。他蹙起白眉毛，用那双疲憊不堪的眼睛注視着道路怎樣在驚慌中蹣跚着和奔竄着。在旁人看來，似乎這個鉄石心腸的人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漠不關心。

但是，在所有在路上亂奔亂跑的人中間，大概沒有一個人的靈魂是像達拉斯的靈魂那樣不安、疼痛和哭泣的。“這是什麼？

這究竟是什麼，同志們？”他心裏想。“可是我呢？叫我怎麼辦呢？我拖着這些女人和小孫兒們到哪兒去呢？”

汽車風馳電掣般在滾滾的塵埃中疾馳過他的身旁，——全是往東，全是往東；塵土落在枯萎的白楊上，白楊也變成灰色的和沉甸甸的了。

“叫我怎麼辦呢？站在路上，攤開了雙手叫喊：‘站住，你們到哪裏去？你們退到哪裏去？’還是跪在路中央，跪在塵埃裏，吻着戰士們的皮靴，懇求着：‘不要走吧！你們不許走，因為我們老人們和小孩們還留在這裏……’”

可是車輛仍舊沿着塵埃滾滾的隆起的大道，——全是往東，全是往東，——不斷地開向克拉斯諾頓，開向卡緬斯克，渡過北頓聶茨河，渡過頓河，渡過伏爾加河。

但是祇要隆起的路上還延續着一條綫似的車輛，希望總還在達拉斯老头的心裏閃爍放光，暗中燃燒。好像，迎着這股人流，突然會從東方的什麼地方，從滾滾的塵埃裏面出現許多隊伍，雄赳赳的年輕小夥子們駕着強有力的坦克，摧毀着他們路上的一切，向西方疾馳。祇要這根綫延續下去，祇要它不斷掉……但是這根綫愈來愈細。如果它一旦斷掉，那時……但是那時將要怎樣，達拉斯連想都不敢想。在這一面岸上，留着達拉斯同虛弱的女眷和孫兒們，而在另一面岸上的什麼地方，有俄羅斯，有從軍的兒子們，有他達拉斯在悠長的六十年來藉以生活並為之生活的一切。但是這一點最好不要去想。不要想，不要聽見，不要說。

達拉斯回到石灘城家裏的時候，已經暮色蒼茫了。他走過全城，但是不認得它。城中闕無一人，死寂無聲。它現在很像一所屋主已經匆匆離開的房子。斷了的電綫在電桿上擺盪着。街上有許多碎玻璃。到處瀰漫着焦臭的氣味。在空中，燒掉的文件的灰

爐像烏雲一般飛舞着，紛紛落在屋頂上。

但是在石灘城，一切都像平時一樣，安靜無事。祇有農舍的草屋頂好像露出悶悶不樂、垂頭喪氣的樣子。在院子裏，繩子上晒的襯衣前後擺盪。在雪白的襯衫上，夕陽的光點就像是鮮血。在鄰家的台階上，有人煽着茶炊，在那充滿焦臭和火藥味的空氣中，突然異樣地、令人愉快地飄出了一縷茶炊的細煙。老達拉斯彷彿不是從尖頂墓回來，而是從工廠裏下工回來。在小庭園裏，夜來香開着花迎接黃昏，——這是僅在晚上散出芳香的花，勞動人民的花。

吸着這些从小就熟悉的氣味，達拉斯忽然銳敏地、突如其來地想道：“可是得活下去啊！……得活下去啊！”接着就走進家門。

全家默默地奔出來迎接他。他朝所有的人——從老妻葉芙洛西尼亞·卡爾波芙娜到小孫女瑪麗伊卡——看了一眼，就明白：現在他們在世界上除掉他老祖父之外，什麼人都沒有了；他的全家、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、他們的生命、他們的靈魂，都要由他一個人來向世界和人民負責了。

他把手杖放到角落裏它原來的位置上，竭力打起精神說道：

“不要緊！不要緊！我們可以活下去。總有法子的……”接着他吩咐貯藏一點水，關上百葉窗，鎖起大門。

然後他瞅了瞅十三歲的孫子廖恩卡，嚴厲地加了一句：

“沒有問過我，誰——誰！——也不准到街上去！”

夜裏開始了砲轟。它接連响了好幾個鐘點，石灘城的這座古老的小屋就一直好像打寒顫似的戰慄着。洋鉄皮的屋頂震得鏗鏘地响着，玻璃怨訴地呻吟着。後來砲轟終止了，最可怕的东西——寂靜——降臨了。

廖恩卡從街上的什麼地方跑回來，他沒有戴帽子，害怕地叫

道：

“噢，爺爺！德國人到了城裏了！”

但是達拉斯爲了防止女人們的叫嚷和啼哭，就厲聲向他喝道：

“別作聲！”同時用手指威脅了一下。“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”

2

這跟我們沒有關係。

門上了門，百葉窗緊緊地關着。白天的光綫吝嗇地透過縫隙射進來，在地板上抖動着。地球上什麼都沒有——沒有戰爭，也沒有德國人。祇有貯藏室裏老鼠的氣味、廚房裏捏麵槽的氣味、達拉斯房間裏的鐵器和松樹鉤花的氣味。

爲了節省燈油，葉芙洛西尼亞要到黃昏時才點上聖像面前的油燈，每次點燈時都要嘆息道：“寬恕我，主啊！”畫着斯柯別列夫將軍^①騎像的古老擺鐘慢慢地敲出了時間，照舊每晝夜慢半小時。每天早晨達拉斯要用指頭把指針撥一下。一切都像平時一樣，——沒有戰爭，也沒有德國人。

但是整個小屋都充滿了驚惶的吱吱聲、嘆息聲、悉索聲。壓低了的耳語聲和抑制着的號哭聲從各個角落傳到達拉斯的耳朵裏。這是廖恩卡帶來了街上的消息，跟女人們在角落裏偷偷地說着，不讓祖父聽見。達拉斯也裝出一副他什麼都沒有聽見的樣子。他希望什麼都不聽見，但是不聽見又辦不到。透過古老小屋的各處縫隙，什麼話都鑽進他的耳朵裏來了：槍斃人啦……折磨

① 斯柯別列夫將軍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著名的將軍。

人啦……把人趕走啦……那時他就激怒起來，跑到廚房裏，唾沫四濺地高喝道：

“替我住口，你們這批臭婆娘！打死了誰？槍斃了誰？又不是打死我們。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，”隨即砰地一聲關上了門，回到自己房間裏去了。

現在他整天都是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裏度過的：鉋鉋、鋸鋸、貼貼。他一生都習慣了在製造些什麼，——機車的輪子或是連隊的迫擊砲，樣樣都做。他不勞動就活不下去，正像有的人不抽煙就活不下去一樣。勞動是他靈魂的要求，是他的習慣，是他的熱望。但是現在誰也不要達拉斯那雙巧手了，用不着替誰製造車輪和迫擊砲了，可是無用的東西他又不會做。

那時他就動腦筋做出些煙嘴、小木梳、打火機、縫針等等東西，讓老太婆拿到市場上去換麥子。城裏沒有麵包，也沒有麵粉。市場上賣的祇有麥子，一杯一杯地賣，像以前賣葵花子一樣。爲了磨碎這種麥子，達拉斯就用木板、齒輪和鉄軸製成一架手搖的磨粉機。“聯合機！”他望了望自己的創作，不禁苦笑了。“你要是能望一望我，工程師庫恰伊同志，你要是望一望，我的老年和我的才能用到什麼東西上面去了，你一定會跟我一起痛哭一陣。”他把磨粉機交給他的老太婆，同時說道：

“愛惜着用！等我們的人回來——給他們看看。要送給陳列館。放在穴居時代那一組裏。”

唯一使他懷着熱情與靈感製造的東西是鎖和門。每天他想出更巧妙、更複雜、更可靠的百葉窗上的鉄栓啦、門上的鏈條啦、鎖和插銷啦。他拆掉昨天的，裝上新的，左試右試，不放心，又去發明別樣的。他不斷改善他的一套栓門，就像戰士們在塹壕裏改善防務一樣，——每天都如此。老太婆搜集起陳舊了的鎖，帶

到市場上去。一轉眼間就給買光。生活是豺狼的生活，每一個人都想更可靠地鎖閉在自己的洞穴裏。

有一天晚上，一個鄰人來敲達拉斯的門，達拉斯隔着門嚴厲地盤問了好久，盤問來的是誰，有什麼事情，然後才不情願地去開門：鎖軋軋地打開，鏈條噹啷地墜下，門門闔的一聲移開了。

“好一座碉堡，”鄰人走進來，望了望那套栓門，說道。“啊，達拉斯，你這裏簡直是一座碉堡，不是一所住宅。”接着他到各個房間裏去走了一走，向女人們問了好。“守衛隊也很厲害。這個，”他指了指廖恩卡，“就是守衛隊的主將嗎？”

達拉斯不喜歡這個鄰人。他們屋頂挨着屋頂地並排住了四十年，也就爭吵了四十年。達拉斯嫌他太活潑、太敏捷、太喜歡喧嚷、話太多。達拉斯喜歡從容不迫的、老成持重的人。可是現在，他根本不願見人。現在講些什麼呢？他嘆了口氣，準備听別人說話。

但是鄰人在桌旁坐下，半天不則一聲。顯然，連他也給壓住了，連他也靜下來了。

“從事防守嗎，達拉斯？”他終於問道。

達拉斯默默地聳了聳肩。

“哦！你就預備這樣坐在屋子裏嗎？”

“我預備這樣。”

“哦！那末你連活的德國人也沒有看見過嗎，達拉斯？”

“沒有。沒有看見過。”

“我倒見過。看看都不舒服！”他揮了揮手，又沉默起來了。他坐着，搖着头，摸着鼻涕。

“滿城都是警察，”他突然說道。“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的！都是些來歷不明的人。這種人我們連見都沒有見過。”

“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，”達拉斯咕嚕道。

“是的……我祇是說：下賤的人倒出現了不少。”

“他們在想，怎樣可以救自己的性命，可是應當想想，怎樣救自己的靈魂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兩人重又默不作聲。兩人都想着同一件事：怎樣活下去？怎麼辦？

“大家都紛紛地說，”鄰人悄聲地、不願意地說，“德國人要恢復工廠……”

“什麼工廠？”達拉斯不禁驚跳起來。“我們的麼？”

“當然是我們的……還有別個不成！”

“不可能！德國人到什麼地方去找人手？”

“他們要強迫你去。”

“我？”達拉斯慢慢地搖了搖頭。“這個工廠是我親手建立起來，也是我親手毀掉的。在這樁事情裏面，我的手不會有份。寧可讓手爛掉。”

“他們會來強迫你，”鄰人輕輕地反駁了一句。接着這個駝背的老頭就站起身來告別。

“好吧，再見，達拉斯。好好地過活吧。待着吧。你的守衛隊很厲害，”他已經到了門口，又憂鬱地開玩笑說。

達拉斯等他出去之後仔細地關了門——上了所有的門，上了所有的鎖。“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”他對自己說。但是這句話是自欺欺人的。鄰人帶來的消息跟他的關係太密切了。門可以鎖上，靈魂怎麼鎖得上呢？

家庭和工廠——這就是達拉斯的生命。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。家庭和工廠。現在剩下點什麼呢？家庭麼？我的兒子、我的

徒弟，他們在哪裏？兒子沒有了。祇剩下了一些女人。厲害的守衛隊。工廠麼？工廠、我的車間、我的同伴又在哪裏？工廠沒有了。一片瓦礫場。一些烏鴉巢。

剩下點什麼呢？祇留下了信念。我親手建造起來的，我親手毀掉了，將來我还要親手來恢復。德國人像疫病一樣、像兵荒馬亂的年头一樣，使大家受了一陣痛苦之後就要消失的。這是暫時的。

可是現在，達拉斯却初次恐怖地想到：“要是長久這樣下去又怎麼辦呢？……”可是他馬上又丟開這個念頭。“那是不可能的！”但是這個念頭仍舊執拗地鑽進他的腦子：“要是永遠這樣下去怎麼辦呢？工廠會像以前一樣冒煙嗎？也許，迦爾特曼^①或者是他的承繼人還會出現？彷彿什麼都不曾有过，沒有克里姆^②，沒有巴爾霍明柯^③，沒有尖頂墓，沒有一九一八年的兵車戰爭^④，沒有一九二一年對飢荒的反擊，沒有一九三一年的勞動突擊之夜？”他在房裏踱來踱去，老想着一件事：“難道會永遠這樣嗎？難道會找到下賤的人手嗎？”接着就回答自己道：“也許會找到，可是決不是我！我的兒子們守不住防綫。我守得住的。我等得到的。”他不斷地在房裏走來走去，腐朽的地板被他沉重的脚步踏得輕輕地吱吱响着。而一秒一秒的光陰却從古鐘的字盤上，從斯柯別列夫將軍坐騎的馬蹄下面，帶着重重的滴答聲消逝着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……

① 迦爾特曼大概是革命前這個工廠的廠主。

② 克里姆是伏羅希洛夫的名字克里明特的愛稱。

③ 巴爾霍明柯（1885—1921）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，工人出身，曾在伏羅希洛夫的領導下突破敵人的包圍，把數千輛兵車從魯岡斯克（現更名為伏羅希洛夫格勒）開到頓河草原去。

④ 兵車戰爭——見註③。

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……

每天早晨準六點鐘的時候，達拉斯房間裏的鬧鐘就聲音尖得刺耳地響起來，把他鬧醒。老人匆匆地跳起來，可是又想起了：沒有地方要急急地趕去。但是他起來了，第一樁事情就是对鐘，用手指把那慢了半小時的擺鐘的指針撥過來。一天開始了，可是不安也跟着它來了。而且新的每一天都帶來新的不安。

德國人宣佈，从前市政機關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应当立即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工作。安东妮娜，第二個兒子安德烈的妻子，把這消息告訴了達拉斯。但是他祇揮了揮手：

“這跟我們沒有關係！”

“但是跟我有關係……”她胆怯地反駁道。德國人未來以前她是住宅管理科的會計。

“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！”達拉斯向她兇暴地大喊起來，再也不願意听人說到這件事。

過了幾天，安东妮娜接到了通知。市政府嚴厲地叫她去上班。“開始了！”達拉斯的心跳了一跳。“他們在尋找下賤的人手！”他从安东妮娜手裏奪過通知書，團了它，丟掉了。

“我們一家的人決不替德國人做事！決不！”他向安东妮娜吼叫起來，彷彿一切都是她的過錯似的。“也不准你去。也不准我自己去。你記住好了！”

可是再過了幾天，石灘城的這座小屋就被人敲門敲得震動起來。來了警察。達拉斯的鎖幫不了忙，——不得不開門。

他們走進他的屋子，就像走進他們自己的屋子一樣，帽子也

不摘，黑色的大衣也不脫，一直闖進房間。他們對達拉斯連望都不望。他們不問一聲就坐了下來。

“誰是安東妮娜·雅成柯？”

“我，”安東妮娜渾身顫抖着答應道。

“身份証！”

她交出了身份証。一個紅頭髮的、獨眼的警察拿了身份証，把它塞進口袋裏。接着他一言不發地站起身來，向大門走去。

“那末身份証呢？”安東妮娜奔到他面前。

“到介紹所裏來拿。”

達拉斯好容易忍住怒火，試圖干涉一下：

“我不曉得怎樣稱呼您，先生……”

但是警察却用那只獨眼對他霎了霎：

“你別來多管閒事，老头子。就要挨到你了。我早就注意到你了！”接着他把門猛的一拉，拉得鎖和鏈條都鏘鏘地響起來。“哼，還要鎖起門來逃避當局呢！”他說了就出去了。

這個場面繼續了五分鐘，可是達拉斯却覺得像二十五年。好像把他拋回到二十五年以前，又是石灘城裏的深夜叩門，又是那透過門來的沙啞的聲音：“電報！”又是那短劍擦着長統靴的嚓嚓聲……

“我還以為，”他撇了撇嘴唇，搖著頭說道，“我到死也不會再聽到‘警察’這兩個字了……”

早晨，安東妮娜到職業介紹所去拿身份証，直到傍晚才回來。達拉斯瞅了她一眼，什麼都沒有問。沒有什麼可問的。

安東妮娜默默地頹然坐到長凳上，彷彿凝住了一般。她就這樣無力地垂下了雙手，坐在昏暗的廚房裏，默然不發一言。葉芙洛西尼亞祖母挨着她坐下來。

“挨打了嗎？”她輕聲問道。

“除了沒有挨打，別的都挨過了，”安東妮娜回答說。“跪得我
一輩子都够受的了……”

“請准了嗎？”

“准我不到德國去，可是做事，還是要去的。”

“去？”祖母把雙手一拍。“老头會說什麼話？你該對着他們這
班壞東西的臉吐一口……”

“吐一口！那怎麼行！人家在這個介紹所裏吐着血呢。我親
眼看見的。不，媽媽，我不是女英雄。我跪着爬了。”

這一夜她睡得很不好。她似乎一直聽到隔壁達拉斯的沉重的
腳步聲。“他走來走去。走來走去，”她苦惱不堪。“他在咒罵我。”
後來又夢見安德烈渾身血污；他並不望着她，而是透過她向什麼
地方望，好像她是真空的、透明的一般。她跪倒在他面前。“安德
烈，無論是我的靈魂，無論是我的思想，都從來沒有背叛過你。”
但是他仍舊透過她望着，什麼都不說，彷彿她不在場一般。可是
門外仍舊不斷響着達拉斯的腳步聲，一個不知是誰的嘲弄的聲音
譏笑着說：“你的守衛隊裏起了叛變，達拉斯！叛變！”

早晨預備去上班的時候，她竭力避免跟達拉斯的目光相遇，
但是她渾身的皮膚都覺得，他在注視着她。用無言的、沉痛的目
光注視着，——沒有地方可以避開他。

安東妮娜在已經用手抓住門上的插銷要走出去的時候，才懇
求地說道：

“請別責備我，達拉斯·安德烈伊奇^①！我……我受不了挨
打……”

① 安德烈伊奇是安德烈葉維奇的熱稱。